



## 九华听琴 万以学

今年4月7日下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州松园同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。他们共同欣赏了中国古琴曲《高山流水》。历史的因缘际会,使古琴又赢得一次高光时刻。同时,也让古琴再次与大众视野相遇。

十月,九华山阳明书院办了一场“山林之乐——癸卯九华山古琴线上音乐会”,给我们带来了独奏《流水》、琴歌《太古引》、琴歌《心经》、独奏《梅花三弄》、琴茶《平沙落雁》、琴歌《静夜思》等一批琴曲。夜凉,山静,虫噪,人雅,琴幽。进、退、吟、注、擘、挑、剔、拨,弦上澄明空静,清远和平,触人感怀。

王阳明曾于1501年、1520年两次登临九华山。1528年,其弟子柯乔在政府帮助下,建成阳明书院。这个书院四百余年来,屡废屡兴。2019年,新的九华山阳明书院在大觉寺落成。这次办音乐会,意在“接续佛教与中华文化水乳交融、并弘并进的历史道路,与时俱进的以现代文化艺术形式诠释传统、激活传统中的卓越因子,让更多传统文化被看见、被感知、被珍视”,努力使传统文化这棵大树焕发生机,更加美丽健康。这就有贯通古今、意在先贤的“高山流水”之遗韵了。

“伯牙善鼓琴,钟子期善听。伯牙鼓琴,志在登高山,钟子期曰,善哉,巍巍兮若泰山。志在流水,钟子期曰,善哉,洋洋兮若江河。伯牙所念,钟子期必得之。”

同时代的知音难遇,隔时代的知音更难觅。当下时兴的刀郎神曲《花妖》“寻差了罗盘经,错投在泉亭”,唱的也是这个意思。在千年变局、纷纷攘攘的时候,在传统中找寻古意,沟通人之间那最原始的单纯,实在是需要点投契的。

如同王阳明与安徽、与九华山的渊源,这古琴与安徽的渊源也是颇深的。

过去说,中国古琴有十大名曲之说:广陵散、高山流水、梅花三弄、胡笳十八拍、阳关三叠、渔舟唱晚、潇湘水云、渔樵问答、平沙落雁、阳春白雪。其中,竟然有三支与安徽有关,即《高山流水》《广陵散》《梅花三弄》。

虽然说“高山流水”故事发生地,经专家们考证在湖北。但安徽人说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发源地在淮北。梧桐是制琴的材料,琴身材面板多为桐木。今天淮北市东郊25公里处,有一个梧桐山,梧桐山下有一个村,过去叫梧桐村,后改名叫聚贤村。该山、该林、该村,据说在伯牙、子期时就存在了,地名是千年未改。“高山流水”故事在村民中口口相传,且千年不辍。此外,据称钟子期的墓在古钟离国即今凤阳也被发现。争夺历史名人,是今天文化一大现象,其中是非非,难以辨别。但淮北人为此奋争上千年的这个历史过程,本身就极具文化象征意义。《广陵散》中之“广陵”,应包括今天安徽宿州、淮北、蚌埠等市,然而更为重要的是《广陵散》这个曲子是与嵇康紧密相关的。嵇康是谯国铨县人,即今安徽濉溪县临涣人。他是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。他面临死刑,却目送飞鸿,手挥五弦,古琴曲《广陵散》,可能就是当时围观者的记录。因为有记录,《广陵散》才得以保存,才得以流传后世。“红尘自有痴情者,莫笑痴情太痴狂,若非一番寒彻骨,哪得梅花扑鼻香”。流行歌曲《梅花三弄》来自古琴曲,多年走俏民间,热度从未消逝。学术界普遍认为,《梅花三弄》古琴曲原本是笛曲,作者是东晋时在淮南八公山打“淝水之战”的著名将领桓伊。“操弄”是古琴术语,后来也用在打仗上,比喻运筹帷幄、玩敌人于股掌之间。另一位在中国音乐史上有重要建树的东汉大儒桓谭,与桓伊等都是安徽血脉。

九华山书院开办线上古琴音乐会,使得我等俗人有机会欣赏当代名家琴操。沟通“山上”“山下”,不亦超凡脱俗乎?伯牙可能是个官员、文人,而钟子期十之八九是“野人”、农人。但那又如何?身份颠倒一下,估计也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欣赏。

抚琴敬畏,听琴守礼。九华圣地,“心诚求之,虽中不远矣”(《大学》)。

## 况味

## 嬉子湖的初秋 毛腊梅

我们来时,正值初秋。晨雾中,一片宁静的湖面宛如明镜,倒映着周围的山峦和天空的云彩。风,拂过脸颊,湿润润的。置身湖中,只感觉到到处是水,分不清方向。幸好,指引方向的有水中那一棵大树,一棵孤独的垂柳;湖中的那一座龙王庙,据说是千年不倒、千年不被水淹的一座古寺庙;那红白相间的座座灯塔,遥相呼应;还有那座穿湖而过的罗湖北桥,连通南北。

在这里,菜子湖、嬉子湖、白兔湖,三大湖泊连成一片,犹如镶嵌在桐城大地上的三颗明珠,熠熠生辉。此时,我们坐在船头,乘风破浪在嬉子湖上,船头像犁铧一般劈开波浪,水分成两股朝后急速退去,水波一层层地漾开。“快看,鱼!”同游的人惊喜地喊道。只见绿波中,一条大鱼扭动腰身,在水面画了一个圆,又迅速地扎向深水处。

想当年,一个个日落前的黄昏里,夕阳西下,渔舟唱和,鱼儿满仓,心情是何等舒畅。我的脑海中浮现起这美丽的场景。可当地渔民张师傅向我们介绍的捕鱼生活,却刷新了我的认知。

张师傅家世代以捕鱼为生,整个渔村也都如此。他说,有一种渔民叫“渔摸子”。每逢冬天,河面结冰,撒网捕鱼已不可能。不捕鱼,渔民一家人就断了炊。不得已,渔民下湖前要喝点粮食酒,暖和一下身子,然后脱掉衣服,赤裸着身子,潜入水底。三九严寒,鱼常常躲在杨树根或者石头缝里避寒。喝了酒的渔民身体向外散发热量,那些半冬眠状态的鱼感觉到水温的变化后开始活动。渔民感觉鱼在动,伸手去摸,一摸一个准。这时候的鱼反应慢,渔民趁此可以捕获很多的鱼。毕竟是严冬,水下时间不宜过长,半个小时后人必须上岸。没有上岸的,可能已经被冻僵,永远上不了岸。

在这里,渔民们还有一种叫“探脚印子”的捕鱼方式。三九严寒,渔民们下到水中,赤着脚,一

步一步地在水底走,每走一步就用劲踩一踩,留下一个个大脚窝。踩好脚窝后上岸,第二天再下到冰冷的湖水里,仍然赤着脚,探寻之前留下的大脚窝,发现脚窝里有鱼,就会将鱼叉刺向鱼。冬天的鱼喜欢藏到凹陷的脚窝里,不似春夏秋季灵活,一般容易捕捉。我们原以为这种捕鱼方式比之前的方式风险小,可是从小在水边长大的同行者说:“大家不要错误地认为这种捕鱼方式风险不大,事实上弄不好就会终身残废。”“为什么呢?”有人好奇地问。“因为在水下太久,慢慢地脚失去了知觉,以为脚窝里有鱼,当鱼叉狠狠地刺下去后,才发觉鱼叉叉的是自己的脚,根本就不是鱼。”同行者解释道,“我们村的江老三就是如此,落下了终身残疾,永远站不起来。”

这个季节还有一种相对容易的捕鱼方式,叫做“捡干”。湖里的水很浅,逢上刮风天气,大风把湖里不多的水吹走,鱼来不及跑,留在浅滩上。渔民们纷纷出动,顺着风的方向在湖里捡鱼。很快,就捡了满满一筐鱼。“这也有风险。”当地渔民介绍说,“因为鱼多,渔民看着白花花的鱼,舍不得放手,就不停地追着风跑,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泥潭中,陷进去以后,人不能动弹,越动弹陷得越深,根本没有办法爬上岸。湖边没有一个人,天又渐渐黑了,呼天不应呼地不灵,最后就永远回不来了。”

船上所有人都沉默着,唯有发动机的声音“突突突”地响着。

## 看山 耿志国

北方的山,有两种。一种是秃秃的,而不是光光的。秃秃的山上还残留着些浅浅的杂草,因而会有羊儿在觅食啃青。秃秃的山,又多是圆圆的。如同山陕一带农民们剃过的头,给人以坚硬、不屈的感觉。山形延伸开来,沟壑交错,如同农民们裸露着的腰脊,筋肉发达,骨架强健。山与平原的交合处,如同那个地方特有的肥大的折起来的大裤腰。黑白色的对比度相当强烈,却又是那么自然和谐。因而,这山这平原构成了一种古朴粗犷和谐的美。

北方的山,还有一种,是那种雄奇伟岸的大山。它们中的“极高者”,雪线以上,终年白雪皑皑,比如新疆天山的博格达峰,即使在炎炎的夏日里,白雪也毫不畏惧地与蓝天相伴,与阳光争辉。在北方的大山中,更为普遍的则是那种棱角特别分明、起势突兀的山。那种少有过渡、只是偶尔也会有一些浑圆形态的山,它们的代表是燕山山系和河北、北京一带的太行山系。它们最能冲击我们视觉的,是那种黝黑的山形山势与蔚蓝天空形成的互衬。天空成了背景,如同皮影戏,随着我们位置的移动,视角的变换,山的剪影鲜活起来,或像仙人指路,或像巨人仰卧,令人遐想,令人神往……

南方的山,特别是江南的山,不管是高耸的还是低缓的,险峻的还是平展的,其共同特点是秀美。秀美来自郁郁葱葱,来自溪水潺潺。南方气候温和、雨水充沛,滋养了山的郁郁葱葱。这郁郁葱葱,如同南方女子那刚刚用清亮亮的溪水漂洗过的发,有些湿润,有些油亮,给人以亲切的想象。这郁郁葱葱,又如同南方男人那清清爽爽的脸,清秀俊美,可惜,少了一些硬朗,少了一些阳刚。

从山脚下望去,山是那么高。山的主脊两侧的侧脊,如同鱼骨旁的鱼刺,虽附着于主脊,却也

生动依然,威仪却已变成了臣服;它们已全然服服贴贴地匍匐于你的脚下了。当飞机飞临群峰的上空,向下看去,那又是一番景象。或许它是很高很高的山,或许它是很险很险的峰,此时,都已成丘。在灿烂阳光照耀的薄云下,它们已不见其高,也难见其险了。如果是在云南腾冲地区的上空,下面的山却似没有盖上的一口口的大锅,氤氲的水汽弥漫……

视角决定了一切。

视角也是角度,角度不同,感受不同,结果也不同;视角也就是眼界,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,是因为你没能登上最高峰,若登上最高峰,便会“一览众山小”。然而,眼界再远大也不及心胸之辽阔。故此,世间才有“比大海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辽阔的是心胸”之说。但即便是泰山,它之所以能成其大,也是因为它是由于一块块的石、一抔抔的土聚积而成的。人的心胸也是由知识、志向、品格,一点点、一滴滴地聚集拓展而成的。

## 随笔

